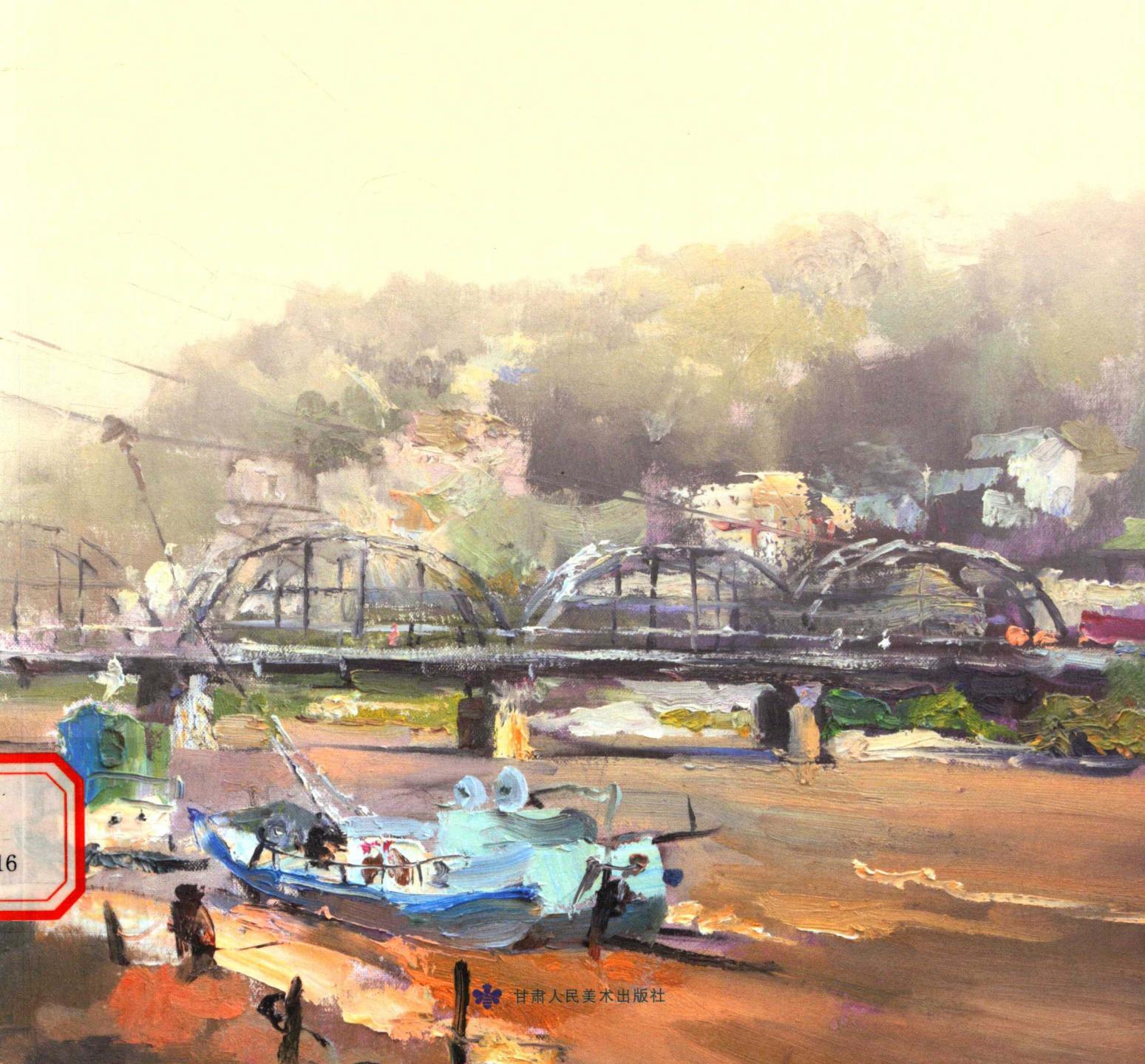


裴林安

PEILIN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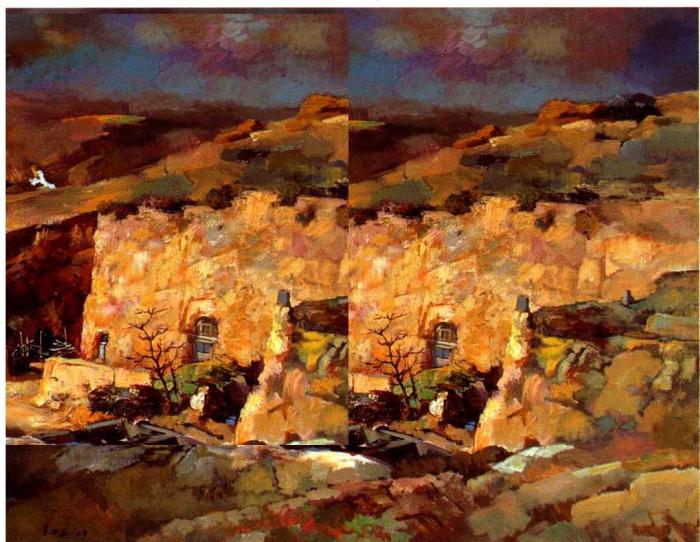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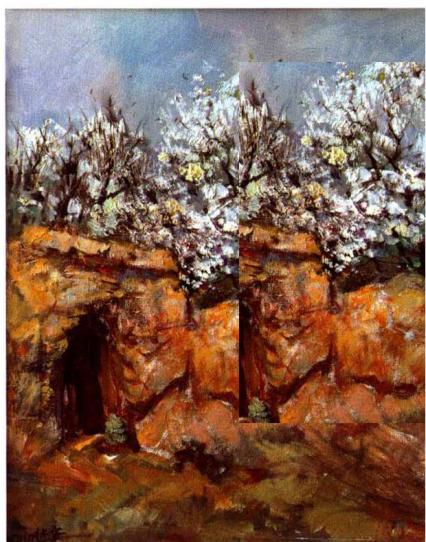
兰州画院画家作品丛书



兰州画院画家作品丛书
LANZHOU HUAYUAN HUAJIA ZUOPIN CONGSHU
巫卫东 主编

裴林安

兰州画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入选文化部、中国美协主办的展览并获奖。油画作品《秋韵》获甘肃省美展一等奖；油画作品《九曲黄河》获甘肃省文化厅、甘肃省美协“金驼奖”银奖；获甘肃省委省政府颁发的第二届、第四届、第六届“敦煌文艺奖”；油画作品《戈壁钢城》入选甘肃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展览获奖并被政府收藏；为甘肃大剧院兰州厅创作大型油画《金城之春》。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兰州画院画家作品丛书·裴林安 / 巫卫东主编 · —
兰州 :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 2013. 6
ISBN 978-7-5527-0135-7

I . ① 兰 … II . ① 巫 … III . ① 中国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 ① J22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7272 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灯光照亮的泥土 —— 裴林安油画作品赏读

阳 骛

不知为什么，我这篇文章落笔的第一句是“灯光照亮的泥土”——难道这就是我对裴林安油画的认识？或许是然或许否然，为什么不是“阳光照亮的泥土”呢？为什么不是“月光照亮的泥土”呢？也许，我所认为的“灯光”更为主观和私密吧，更符合我所要记录的画家内心的色彩吧。

何谓内心的色彩？面对皑皑的祁连雪山，面对一条带有冰碴的河流，以及瑟瑟枯黄的树木、一蓬蓬芨芨草或者骆驼刺，如何表达才符合自然的神情？风吹过的声音，远处村庄公鸡打鸣的声音，羊群咩咩叫唤的声音——谁尝试着放大了这些声音的腔调？谁又试图把这些声音翻译成色彩？我所欣赏的这幅粗粝、凛冽的自然的肖像，表达了一种感动和热爱，画家用一笔一笔的颜色——就如同农民一铁锹一铁锹翻开有着人的体温的泥土一样，画下了他所理解的这块土地的黄色、褐色、黑色、红色、紫色……丝绸织锦一样寂静的泥土，充满神秘和肃穆的泥土。这样的泥土是生长中的泥土，艰辛的生长，就如同那一座比一座高耸但却依然在险峻中生长的雪峰一样，这是世世代代赖以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的信念，当然，也是画家追求的意义和价值。且看，远处村庄泥土垒砌的农舍，我所说的“灯光照亮的泥土”的灯光，就是从那一间间农舍中透露出



来的吗？一间间被赋予了思想者一般的农舍，屋内饱经岁月沧桑的主人泥土和盐碱混合的前额，我愿意相信，画家从中读出了专属于自己的地理学的知识。

这是一幅沉重的、凄美的冷色调画作，我说沉重，是因为一座我们常识之内的祁连山，加上了历史的高度和雪的寒冷与厚重；我说凄美，是因为我感受

1. 在额济纳旗
2. 在青海祁连县
3. 写生团在河西走廊参观



到了被风吹拂着延伸至画面以外的那块土地上空云朵的战栗，战栗不是冷漠，而是感动和热爱。看看积雪覆盖的土地上那一笔笔去年草的黄色——多像是为天空涂抹的怀着对下一个季节的念想和热忱的闪电啊。

这幅画的名字是《祁连雪》，为大自然造像的画家乃“灯光照亮的泥土”所构成——画家用他的画证明了我这句话并非戏谑之言。

再看一幅《凉州雪》。

画面近景为占据了三分之二积雪覆盖的土地，大色块涂抹出的一条冰冻泥泞的路通往画面上方的小村庄，一家农舍大门上的对联依稀可见，应该还贴有门神画吧？不是秦琼、尉迟恭，就是关羽、张飞。推开大门，那不是诗人古马的母亲吗？吃了辣子炒鸡吃了黄焖羊羔肉喝了我认为迄今为止最鲜美的羊肉汤，我一直相信，古马母亲依然还在凉州古城乡那个充溢着饭菜香味的院子里朗声说笑着……冷色调的《凉州雪》被我读出了温暖和亲情。

依然记得，那一夜，满天星星如同埋在地里的土豆，月亮有着萝卜的水分，羊的叫声不知是感激还是幽怨——画家用他的颜色再一次解释了我那一年内心的秘密。

寒冷，是裴林安油画中的重要内容。

《冬》自不用说，山坡上的积雪，小村庄一家家房顶上的积雪，裹挟着冰

4. 青海写生采风途中
5. 在民勤县石羊河畔写生
6. 在北京 798 艺术家工作室
7. 在画家张祖英工作室探讨草图

8. 和兰州画院院长巫卫东在戈壁古城

9. 在额济纳旷野

雪的河流，可我感受得到带有麦草味的热炕的气息，如果说，这幅画潜藏着一个盘腿坐在热炕头上抽旱烟喝酽茶的农民，我们尽管相信，这个农民就是画家的叔伯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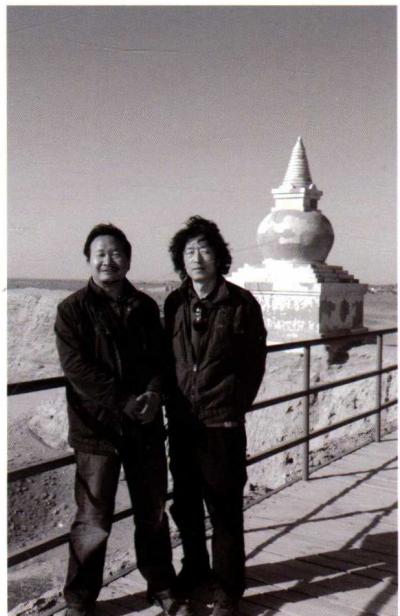
《寂静的小村》几乎被掩埋在了积雪后面，明亮、耀眼，反射着一种宁静，所有的声音或许都来源于一只老鸹的叫声。加深了小村寂静的一只老鸹的叫声，像是一句古老的箴言，似乎在预告着一件庄严的事情就要发生。

《祁连雪村》除了雪，还有暖色调的麦草垛。说到麦草垛，我不由得想起了法国画家米勒，他那幅《晚钟》的声音始终弥漫在法兰西的空气中，当有人闭上眼睛默默祈祷的时候，土地里的马铃薯几乎就要睁开眼睛了，睁眼看看这个世界。我愿意抄一句同样是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的话：“自然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部词典，我们在那里寻找词汇。”给予画面中的自然以人的血脉和呼吸，观察人一样地体会自然的喜怒哀乐，然后，描绘出自然的五官模样，描绘出自然的冷暖和思想。当一个画家在精神上与自然平等相待面对而视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走进自己的画面，而不仅仅是用笔涂抹颜料。

《祁连雪村》雪化了，麦草垛旁就会有三三两两啄食的鸡了，而那几棵发出嫩叶的白杨树，鲜嫩得就好像是正在长身体的乡村少年一般。

和寒冷一样，温暖是裴林安油画中的另一重要内容。

《乡土》《遥远的扎西寨》《秋韵》《以山为邻》《河西深秋》《秋草时节》《厚土》等等，无不渗透着一种散漫并且微微苦涩的甜味。面对这样的画面，让人相信，不论任何一片云彩甚至任何一片树叶，全都可以抵达温暖。



在《秋阳》《阿木去乎的秋天》等画中，我看几只静静吃草的羊，静静的，如同上个世纪某个乡村小学音乐老师的脚踏木风琴即将奏响的那一瞬间，课堂上就要开口歌唱的孩子们的表情被固定在了油画框里。静静的，适宜于梦境和回忆。

《故乡》则像是画家在给我们讲述一个五彩童话。除了依稀可辨的白墙房屋，大面积斑驳的色彩涂抹出了莽莽的山脉和无垠的天空，这样的山脉注定应该埋藏有金、银、铜、铁各类稀贵金属，这样的天空无疑在迎接一场远远赶来的暴雨和彩虹。而现在，我感受到的只是千里之外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所带来的内心的风暴。

裴林安有一幅《九曲黄河》，色彩淋漓厚重大气磅礴。我想起有一年冬天去看黄河壶口瀑布，远远地就听见了轰轰隆隆火车一样的声音。当我站在黄河冰面上，眼见得脚下足足房子那样高的厚厚的冰面上有不少裂缝，似乎都是被轰轰隆隆的声音震裂的，离瀑布越近，轰轰隆隆的声音越震耳欲聋，直到你小心翼翼地靠近最边缘的冰面，俯瞰惊心动魄的黄河水，这个时候，你不会听见任何其他声音，只会觉得自己真的连黄河的一滴水都不如——既然如此，我还好意思站在这儿感叹吗？面对《九曲黄河》，我同样感受到了那轰轰隆隆的声音撞击着我的脑颅骨，我不得不被这声音所震慑，直到这声音在《九曲黄河》的画面漫延成一首民歌：信天游，不断头，拦羊嗓子朝天吼……

我注意到裴林安的画中全都没有人迹，但是，我也注意到裴林安的画中每一笔颜色无不构成通向人的道路，通向黄色、褐色、黑色、红色、紫色……丝绸织锦一样寂静的泥土，充满神秘和肃穆的泥土——“灯光照亮的泥土”。

2011年2月



大敦煌

油画
80cmx120cm
2012年



祁连雪村

设色纸本
60cmx80cm
2012年



秋草时节

油画

80cmx110cm

2005 年



空间变奏

油画

150cmx180cm

2009 年



什川春韵

油画

90cmx180cm

2011年



秋

油画

60cmx80cm

2007 年



祁连雪

油画

80cmx100cm

2007 年



佳县香炉寺

油画

40cmx50cm

2013年



陇西写生

油画

50cmx60cm

2012年